



心懷虛無之念，万丈紅塵潛行。平生安穩即好，不必妄自多情。老树诗画

在沈从文故居

□刘希

凤凰在哪里？在黄永玉的画里；在沈从文的书里；在宋祖英的歌声里。

“这地方本名镇竿城，后来改为凤凰厅，湘西的神秘只有这个区域不易了解，值得了解。”沈从文说。

于是，沅江迷人的夜景，曾经兵火血色的城池，以及烟雨楼台，城垣古道，巷陌纵横，犬吠鸡鸣形成巨大的心灵磁场，让人魂不守舍，跋山涉水问鼎凤凰。这是一座等了千年的古城，和山西平遥、云南丽江、四川阆中并称为中国四大古城。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也说：“凤凰是中国最美丽的小城。”然而，在我看来，更多的还是凤凰上空飘逸着的那股浓浓的历史与文化气息。坦然讲，来凤凰只为寻访一代文学巨匠的足迹，缅怀他的故居。

中营街10号，是沈从文先生渡过幼少年时代的故居。这是清代的一个四合院。占地不大，却镂花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春阳洒满了四合院的天井坪坝。正房客厅，迎面就见到先生的半身遗像。眼镜里透出深邃的目光，平和儒雅地注视着每一位来客，不动声色。因为先生早有名言：“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先生原名沈岳焕，字崇文，1902年出生凤凰，1988年病逝北京。故居西厢房是先生父母的房间，如今满墙满橱陈列着先生的著作、照片、文稿。东厢房设一张床，一桌一椅，桌面摆放笔筒墨砚等。如今的故居每天瞻仰者络绎不绝。朋友高岗拉着我的手摸摸先生的座椅说：“你爱写作，沾点大师的灵气就会文思如潮，下笔有神。”大家都笑了。我知道，先生的传世力作并非于这里写出，少年的他如一根幼苗，怎能开花结果？不过他一定听说过同乡熊希龄的故事。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让少年的先生励志是可能的。加上先生小学毕业后几年的军旅经历，让他看到旧军队的尔虞我诈，见到生活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贫民生活，使得他脱下戎装，于1922年离开故乡，开始了他的从文生涯。

在故居，那一叠叠厚沉的文稿让我感叹，让我沉思。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处在大大动荡中，而文学界却是各种思潮，观点相互碰撞的最高潮，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而北平正是新潮澎湃的青年人展示抱负和才华的“好市场”。于是，脑海里浮现出，一位乡下青年，一不小心闯进都市，在简陋小屋里，或窗前沉思，或灯下阅读，或伏案写作，身边是涂了改、改了涂的一大堆草稿，文字不华丽却充满乡土味；没有名言锦句，却有人性之美。赶出一篇作品发表后，终于松了口气，因为接下来几天的生活费不愁了。想到这里，自己都笑了。不过，先生初到北平生活的

确艰辛，在《自传》里，他将居所称为“窄而霉小斋”。常常连三分钱的《民报》也买不起。要不是遇到当年执掌《晨报副刊》的徐志摩这位“伯乐”，京城肯定待不下去。惜才的徐志摩对先生的文笔风格很是欣赏，曾在两个月时间里刊发了沈从文的十篇稿子，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徐志摩还为他四处谋职，向胡适举荐，最后得以在吴淞中国公学当了讲师。小学生当大学讲师，不说绝无仅有，但的确不可思议。先生对这位恩师感激不尽，1932年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罹难，时在青岛的先生连夜去济南为恩师料理后事。

展柜醒目处，静静地躺着先生作品《忆青岛》。先生在文中说：“在青岛正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自传》《记丁玲》《月下小景》等多篇也是这时写的，返京以后着手的如《边城》也多酝酿于青岛。”可见，青岛对于先生来讲是块福地。30年代，先生在青岛任教时住福山路3号，刚写完小说《雨》的巴金赶去青岛先生家做客。《新月》杂志主编叶公超去青岛为先生在楼前拍了照。在青岛，先生还结交了一批学者、教授如杨振声、闻一多、陈翔鹤、臧克家等。后来先生的小说《八骏图》就是以福山路住宅为背景的。对汇泉湾的景色，海水浴场的沙滩都有精彩描写。在故居，先生与张兆和的合影让我想起先生为追求这位当年曾是他的学生、也是才女校花的许多故事。他这样对着爱人倾吐心声：“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在文学界，先生是位传奇人物，奇就奇在小学学历却在“青大”“西南联大”“北大”等大学任过教；奇就奇在当代文学巨匠鲁迅、巴金、胡适、郭沫若、郁达夫、茅盾、老舍等无一例外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他没有，但他的作品却漂洋过海在四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并被美、日、英、韩等十多个国家选入大学课本。奇就奇在先生出道晚，却著述颇丰，共出版各种散文小说中短篇集80余部计约600多万字，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作者之一，并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先生曾两度被提名“诺奖”候选人，第二次已经入围却因病辞世，终与“诺奖”擦肩而过。

凤凰人一直以先生为骄傲，而先生也从没忘记家乡。他用一支笔让世界了解了凤凰，并为之注入了灵魂。即使长眠也不忘躺在家乡的“听涛山”下。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建国后先生再没有出过文学作品。尽管如此，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宋铜镜》等艺术专著，还是填补了我国物质文化的空白。

离开故居时向先生告别，似乎看到先生笑了笑，也许是先生接受了我浓浓敬意；也许是先生想到一生的无愧；也许他又想到了翠翠；也许……

老宅院

□王晓俭

老街暗道纵横，却又四通八达，那座荒芜的老宅院深藏其中。沿着围墙的夹缝进去，还要拐几个弯儿才到。如果没有勇气在层层叠叠的屋宇间探寻，便会与它错过。

院门已被风雨侵蚀得豁了个口儿，猫儿狗儿随意出入，人也一样随意出入——轻轻一推，院门就开了。院子里满是衰草，几乎淹没地坪，却还有一树蜡梅，刚刚开。花心是紫檀色的，在空气里飘着清冽的香。梅影半掩在栗色的木格子窗上，像这老街上老人们历经沧桑的眼睛一样，沉静又略带冷淡地望着来人。木格很细碎，把进屋的阳光给凭空剪得零落而黯淡，于是屋里一并跟着黯淡起来。

屋子也是没有锁，只用铝钉随意扣着，仿佛主人只是匆匆离开一会儿马上回来。然而屋内凌乱不堪的陈设却告诉你，这里久无人住了。碗橱里有碗，却积着厚厚的污垢；笨重的老式书桌，半开的抽屉被卡在半当中；案上的瓶插枯萎成金属丝一般；地板腐朽了，一脚踩上去，经年累月的灰尘和蛰伏的小虫四处乱窜。瞬间的喧哗退去后，只剩下心底乱跳。

墙上竟然还有一幅布满水渍的国画，重峦叠嶂草木葳蕤间藏一条小径，一个行人，挑一担柴。那山径间独行的样子，和这老宅院一样，出了时间和空间，仿佛被历史遗忘，兀自生存。

一切的一切，都让人禁不住遐想，遐想中便复原了老宅院初始的模样。庭院角落应该还有个鸡架，女主人喂食的时候它们就将头伸出来，鸡槽上横着许多毛茸茸的脑袋，一顿一顿的，充满了无穷的生机。院子里应该辟出一小块菜园，种些香菜、辣椒、青葱，或者番茄、黄瓜、豌豆。那是家家必吃的时蔬。如果夏天，如果太阳足够好，窗台上定会晒一只蒙上白纱布的酱缸。如果火烧云把西天映红了话，这家主妇定会将饭桌放置在院落里吃晚饭，这家的祖母定会抱来一捆蒿草，将它们点燃，丝丝缕缕的青烟袅袅升起，驱赶着夏夜的蚊虫。

对了，这家应该还有一儿一女，久远的童年里，被老祖母哄着睡午觉，就是在如今已散了架的雕花床上吧？午觉总是太沉，

仿佛在深渊里无尽地下坠，迷糊中听到巷子里传来了悠悠的叫卖声，老祖母与小贩细碎的交谈声，不知今夕何夕，又不知身在何处，要挣扎好一会儿，才彻底清醒过来……

只有这树蜡梅，笃定地站立在庭院中间，日日承受着阳光雨露，飞雪霜雾。那时的冬天足够冷，它一定见证过这家的儿女如何爬上它的枝丫，相中姿态美花蕾多的折下来，交给他们的母亲，配上南天竹鲜艳的红果实，养在大胆瓶里，一直开到过年。它一定透过木格子窗看到这家的儿子，如何在父亲的指导下，在宣纸上练习着国画的山水皴法，那墙上的画儿，也许就是他最得意的一幅；而这家的小女儿，同样透过木格子窗，看着窗外的小女儿，以及挂在梅枝上的月亮。好的月光总是又白又亮的，泻在小女儿充满憧憬的脸上，她一定在想着，这个宅院的外面，还有月亮上面，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后来呢？后来老祖母就永远辞别了老宅院吧！酱缸空荡荡的，作了烧纸钱的瓦盆。再后来呢？再后来儿女们都离开老宅院，去往崭新的世界了吧。男女主人也到了老祖母的年纪，他们守着一屋子老器物，煮一壶老茶喝。他们的内心里，万千沧桑早已经过。又或许，他们掩上院门，只是出个门儿，却一去经年，再无法完整地回来。

咔嚓！风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将院门的铝钉重新扣上，盛载着一家人的笑语声喧，如坏了的默片，屏幕上雪花点点，最终熄灭。时光的隧道在急速后退，后退，鸡架消失了，小菜园消失了，最终定格在眼前这一树暗香依旧的蜡梅上。

老街在腾迁。一座座老宅院的门窗被木板钉上封死，陷入无尽的黑暗中，何时重现天日不得而知。腾迁开进到老街角角落落，正在向这里逼近。热泪不停滚落，却只有怅然离开。转身时却和另一个误打误闯进来的游人两下里撞个对面，一并惊叫出声，慌张逃开。出窍的灵魂与泪水瞬时间收回，回到现实。

每个人的心底，都停着一座老宅院。故宫是帝王的宅院，乔家是富商的宅院，巴黎圣母院是卡西莫多的宅院。这又一个贸然闯进来的人，会将这里幻化成心底什么样的宅院？

二十四节气之二十三——小寒

□孙同林

小寒是全年第二十二个节气。小寒是表示气温冷暖变化的节气，喻示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到了。进入小寒，老人们便时常念叨：“大寒不冷小寒冷，一年最冷是小寒”“小寒节，十五天，七八天处三九天”。俗话说，“冷在三九”“三九”多在每年的1月9日至17日，恰在小寒节气内，“小寒”一过，便进入“出门冰上走”的三九天了。

古代将小寒分为三候：“一候雁北乡，二候鹊始巢，三候雉始雊”，古人认为候鸟中大雁是顺阴阳而迁移，此时阳气已动，所以大雁开始向北迁移。此时北方喜鹊又随处可见，并因感觉到阳气而开始筑巢；第三候“雉始雊”，“雊”意为鸣叫，雉在接近四九时会感应阳气的生长而鸣叫。

大致的雪多了下在小寒节气。雪是冬天的精灵，一旦有了雪，冬天就多了几分灵气，因此，小雪节气的风景是很美的。大雪纷飞，村庄上白雪皑皑，天地间一片静穆，庄稼仿佛盖上了一层棉被。踏雪寻梅，别具一番情趣，更具诗情画意。孩子们不问雪和梅的美景，他们最关心的是雪中的鸟，关心的是屋檐上的冰凌，关心的是小河上的冰。小寒一过，他们便天天到河边上，看河水结冰了没有，看结成的冰厚不厚，结实不结实，待冰层终于可以走人了，他们便结伴而来，在冰面上疯玩。当然，雪地上速鸟，屋檐上溜冰凌都是他们的最爱。

农人们关心的当然还是地里的庄稼和来年的收成。一个个农谚时常在他们耳边回响：“小寒天不冷，大寒冻死人”“小寒冷，惊蛰暖”“小寒雨蒙蒙，雨水惊蛰冻死秧”……他们默默地对照着谚语，留心着天气，盘算权衡着来年应该种哪些庄稼。尽管小寒时节酷寒无比，但他们还是

起早贪黑，他们有忙不完的事情，有的忙着备耕，有的利用农闲辗转奔波做小生意，有的走出去到异乡打工……不过，待到腊八节一到，他们便又迅速变换角色，进入过年的准备，回家蒸馒头年糕，扫尘送灶，上街置办年货……年就要来了。

小时候，一进入小寒，母亲便忙碌起来，起早带晚为我们姐弟几个缝衣做鞋，每年每人做一双新鞋过年这是必需的，姐弟六个，够母亲忙的。每每看到寒冷的冬夜，灯光下母亲穿针引线的身影，我就知道，离过年不远了。

小寒一过，小摊上就有人摆出了春联和年画。在乡间，日子再窘迫，过年总是要贴对联的，也有不少人买了红纸去乡间请会写“门对子”的“大笔”，字写得再好不要紧，写什么内容却要遂自己的心思，所以，乡间春联的内容五花八门。不管“大笔先生”们如何遣词造句，春联联语大致离不开祈福迎祥的含义，诸如“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等等，譬如“向阳门第，幸福人家（或富贵人家）”“家居黄金地，人在富贵中”之类，厨房则多写“粒米当惜，寸薪莫抛”“厨中调美味，席上散奇香”等等，有些人家猪圈的房梁上也要贴对联，联语多是“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勤春来早，猪壮财发多”等等，还有人家在房门上也贴上对联或条幅，粮柜上贴斗方，写“黄金万两”四个字串在一起的异体字，总之，无论什么内容，满堂一片红色，便是盈盈喜气。

小寒，意味着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日子。小寒来了，再过大寒，就是立春了。“寒凝大地发春华”，在小寒节气里，已经感觉到阳气渐生，隐隐有了春意，慢慢有了春意，游子归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父母期待儿女的表情已经挂在脸上。都说冬寒冷，然而，越是寒冷却越是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岁月
流金乡
土
风
情